

# 砚、山、铭、图

## ——米芾研山的文化书写与经典追忆

刘万磊

**内容提要：**北宋砚石文化发达，丰富的砚石经验与知识日益体系化，产生了砚谱专书，也影响了咏砚、赏砚。研山兼具砚之功用与山之审美，因米芾而扬名，他爱之成癖，咏之不足，笔想成图。米芾的研山记忆见于他自作的研山诗，也见于时人的笔记杂谈。后之来者对米芾珍赏研山这一文化符号不断推崇、追忆，以不同方式体认和重构研山经典谱系，研山图式正是此历史叙事的视觉化、图像化。追求传承与追慕名人的文化心理驱使人们在诗文与图像之间、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再叙述”。由此可以反思历史叙事与文化经典的真实问题。

**关键词：**米芾 研山 叙事 谱系

就宋人而言，砚石乃是赏石一特殊门类，研山又为砚石一特殊门类。现有米芾《研山铭》卷，并附研山图、米友仁跋。研山即砚山<sup>[1]</sup>，是在砚台基础上另成峰峦之势，此待后论。唯“研山铭”三字可借为标题以总结北宋砚石文化与文学之特质：“砚”字强调砚石的物质属性，砚石品级质地等知识在鉴藏与题咏时备受关注；“山”字则指代包括研山在内的不同砚台造型，其背后实有对造型外形的审美想象与文化偏好；“铭”字事关诗文与铭刻内部的体裁张力，不同体裁的文本共同宣扬与占有砚石。此外，“图”字是指对研山的一系列图像的讨论，并由此思考图式谱系如何进行自己的经典叙事。概言之，砚之用与石之质固然不变，砚台之物、研山形象、诗文铭刻、记忆想象等却不断渗透融通，研山在目赏、书写与追忆的过程中已然“重塑”，由此发展与变化之处可窥所谓文化经典形象演变之一隙，思考历史上事实真实与情感真诚问题。“历史”或许是建构的历史，但其背后心灵的历史却具备某种程度上的真实与真诚。

### 一、米芾珍赏：诗铭之间的研山记忆

研山是指山形砚石，突破砚台之“用”，极富心赏之“美”。追寻研山，可以反观宋人与砚石、与自我、与古今是如何对话的，可以思考不同媒介途径对同一对象是如何构建的。宋代研山经李后主—米芾—宋徽宗这一脉络，再经后世的收藏与追慕，才有了人事时世兴衰流转的文化史

[1] 《释名》：“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除研山一词，正文通用“砚”字。

意义。此处乃分物品之研山、文本之研山、图像之研山等范畴<sup>[1]</sup>，由此考察人们如何通过观看、书写、追忆与想象建立起一个立体的“研山”经典文化史。

蔡條《铁围山丛谈》记载：“江南李氏后主宝一研山，径长尺逾咫，前耸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左右则引两阜坡陀，而中凿为研。及江南国破，研山因流转数士人家，为米元章得。”<sup>[2]</sup>研山之物肇兴于南唐李煜，几经流转至于米芾手中。南宋楼钥《陈顺之灵璧石砚山》诗序言，研山上有米芾题刻“唐弘文馆校书李群玉有诗，南唐李重光故物也”等字样。<sup>[3]</sup>宋人可能曾见唐代研山记载如李群玉诗，然检《李群玉诗集》（四部丛刊景宋本）今不存录砚诗或研山诗。目见范围虽无唐代研山文献以供引证，却可肯定研山造型在南唐之前就已经产生。故宫博物院现藏“十二峰陶砚”（图1），背环十二峰而中有砚面，现著录标注为唐代之物。<sup>[4]</sup>华慈祥又据出土的若干相似唐代山形



图1 唐十二峰陶砚，故宫博物院藏

[1] 参照郑岩《阿房宫：记忆与想象》所言研究范式，是文即分“1. 秦代的阿房宫；2. 历史学的阿房宫；3. 文学的阿房宫；4. 图像的阿房宫；5. 作为废墟的阿房宫”，以此研究一种多维的“心灵的历史”。参见郑岩：《阿房宫：记忆与想象》，《美术研究》2011年第3期。

[2] （宋）蔡條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页。

[3] 楼钥《陈顺之灵璧石砚山》载：“陈顺之灵璧石砚山，中有双涧，低处为砚。下米元章题云：唐弘文馆校书李群玉有诗，南唐李重光故物也。蒋教授文会有诗，次韵。名画法书环四壁，中有米家真宝石。群峰森耸外涧流，他物虽奇敢争席。旧属半山老仙人，佛印乞之如乞邻。阿章有力负之走，一时攘取成纷纶。此石天然非琢磨，是时有水生岩阿。至今研池尚余润，岁月既久惜不多。几年徒见士夫说，一旦喜看形偃月。傍连玉立两于菟，主人照映冰壶澈。陈侯之富可敌国，会有宝光惊四塞。呼童吸尽研中水，更为轻翻玩奇刻。不堪回首江南李，空唱多愁似春水。不如此石千载传，玉砌雕栏等糠粃。宝晋得之真不易，身后宁知亦轻弃。只今传玩知几人，当日琐窗空自秘。端歛争名南北部，勿向雷门扬布鼓。相台渴瓦更不须，只合觚棱荫风雨。”参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四十七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45页。（后引《全宋诗》，从略）

[4] 张漱芬撰稿介绍：“十二峰陶砚，唐，通高17.9厘米，宽21.5厘米，径18.5厘米。砚为细灰陶质，砚面呈箕形，前高后低，三面环塑十二山峰，中峰下似为龙首，可贮水滴入砚面；左右山峰下各塑人像，呈负山托重之势。内外两重山峰错落，与砚边相连，自然形成半圆形砚堂。底部三足，也刻成层岩叠立状……”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网址：<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studie/234362.html>。

陶砚，再次论定此砚为唐代。<sup>[1]</sup>陶砚既然有此山形形制，则南唐以前应当会有斫成此制的石质砚。由山形陶砚到石质研山的发展过程惜乎难考，唯有二三山形研物证可供勾勒；但可以确定的是，自唐以来，追求研山、制作研山的传统并未断绝。

南唐研山珍贵之处在于“此石天然非琢磨，是时有水生岩阿”，宋人即提及并推崇其天然造型、不加雕琢。先有山形陶砚石砚对自然峰峦的欣赏与模仿这一历史背景，方有天然山形砚石被推崇为研山这一文化结果。砚石天然的山形山势固然为人赏识，但正因有山形砚这一文化偏好，当我们发现此类天工之石竟然有人工之砚类似造型的时候才会如此惊喜，珍爱宝之。天下至宝唯有德者居之，卞和献玉，美其石而献于王者，此研山宛如天赐亦当循此心理而辗转上献，终至李煜手中而身价倍增。然而宋人的记载本身即是一种追忆，我们已经无法验证米芾之前流传历史的真相。宋人选择相信这一历史，其背后折射出某种心灵的真相——李煜研山流入民间这一故事范例正符合继任者对于前代王朝的历史想象。“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一旦亡国，代表王朝辉煌的人事名物都将落入后来者手中，成为一份权力的宣言，成为一个前朝的事件，概莫能外。李煜亡国就为研山这一物品提供了最初的传奇色彩。

目见研山材料即以米芾为核心，文学、图像、笔记中可见米芾对研山的鉴藏、吟赏、交易与痴迷这一文化形象自我构建与被构建。蔡絛为蔡京四子，晚于米芾一辈，身为当时权贵应是亲闻米芾若干事迹，去岁不远，是时米芾自书诗文著述又多流存，故《铁围山丛谈》所言米芾研山事可靠却间接，是记述也是追忆。是书又云：“……研山藏苏氏，未几；索入九禁。时东坡公亦曾作一研山，米老则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颇崛奇。后上亦自为二研山，咸视江南所宝流亚尔。吾在政和未得罪时，尝预召入万岁洞，至研阁得尽见之。”<sup>[2]</sup>蔡絛在徽宗政和年间于宫中得见米芾交易海岳庵宅地的南唐研山，“得尽见之”似指并见苏轼作研山一、米芾作研山二、徽宗作研山二。当时研山有两种来源途径：前人递藏，如南唐李煜研山；个人制作，如东坡所作者。大多研山为砚石加工自制，因名人自制递藏而身价不菲。《云林石谱》言：“崇宁间，米元章取小石为研山，甚奇特。”<sup>[3]</sup>米芾自制研山颇有奇趣，数量当在两件以上。米芾自言曾收藏一件青翠叠石刻铭研山古物<sup>[4]</sup>，又提及刘泾曾以研山一石交换己之韩幹画马<sup>[5]</sup>。可知，当时流传的研山并非都如李煜研山那般人间孤品，人工自制并递藏流转的研山应不在少数。概言之，米芾鉴藏研山，天成或人工，递藏或自制。后世或可推崇之，若归于特指一二有名者则未敢遽信。

[1] 华慈祥：《龟砚与十二峰砚》，《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4辑。

[2] （宋）蔡絛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五，第96页。

[3] 《云林石谱》苏氏排衙石条，参见（宋）杜绾著，寇甲、孙林编著：《云林石谱》，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2页。

[4] 米芾《砚史》载：“吾收一青翠叠石，坚响，三层，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峰，高尺余，顶复平嵌岩如乱云四垂以覆砚，以水泽顶，则随叶垂珠滴砚心，上有铭识，事见唐庄南杰赋，乃历代所宝也。”参见（宋）米芾著，韩雅慧点校：《宝章待访录（外五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32页。

[5] 米芾《画史》载：“王晋卿昔易六幅黄筌《风牡丹图》与余，后易白戴《牛》小幅于才翁子鸿字远复，上有太宗御书‘戴嵩牛’三字。其后浙中所在屏风皆是此牡丹图，更无辨，盖帖屏风易破故也。后《牛》易怀素绢帖及陆机、卫恒等摹晋帖，与数种同归刘泾。又尝王晋卿以韩马《照夜白》题曰‘王侍中家物’以两度牒置易颜书《朱巨川告》于余。刘以砚山一石易《马》去。及得白《牛》，始自喜，以为有韩马戴牛，然但少杜荀鹤、章得象耳。……”参见（宋）米芾：《画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54页。

米芾研山的一大特点就是出奇，造型奇崛而审美奇逸，收藏奇绝而吟赏奇丽。苏轼《与钱穆父书》云：“前日作《米元章山砚铭》。此砚甚奇，得之于湖口石钟山之侧。有盗不御，探奇发瑰。攘于彭蠡，斫钟取追。有米楚狂，即盗之隐。因山作砚，其理如云。过扬且伸意元章，求此砚一观也。”<sup>[1]</sup>苏轼以米芾为大盗之隐，盛赞米芾搜奇石、致自然之举，这也是“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所言的山水自适之意。米芾痴迷成癖，时有替换真迹、借占不还的行径，苏轼用此大盗譬喻也隐藏着戏谑调侃的意味，料想两人于此说皆当会心一笑。彭蠡者，鄱阳湖别称也，湖口即在其旁，故“攘于彭蠡，斫钟取追”是说米芾斫制钟山砚石，便可占有鄱阳湖灵秀风光，砚池又譬喻湖泊；“因山作砚”之句是明言米芾制作研山之举。铭中暗用石钟山字眼，更显其巧妙之才思。此研山奇绝精妙，苏轼过扬州时曾向米芾求一目赏。米芾曾言：“苏轼要芾小研山，不与。季孙遂以此帖来易，与之。”<sup>[2]</sup>此处的小研山极有可能就是石钟山研山者，苏轼在目赏之后即心爱不已，提出交换研山的请求<sup>[3]</sup>却被米芾拒绝，大概因交换条件未谈拢，此研山随后便被米芾用来交易晋人法帖。

由形适性究不能离形，米芾之适亦不能脱离其所赏之物、所作之文。岳珂《宝晋英光集序》云：“山林集旧一百卷，今所会萃附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后文献不足固无可议。”<sup>[4]</sup>是则米芾与其研山故事本身即建立在一种选择的、重构的文化史上，文献遗落，后人只能通过糟粕遗迹遥想米芾当年、研山初换了。米芾《宝晋英光集》有《研山》诗，序云：“谁谓其小，可置笔砚。此石形如嵩岱，顶有一小方坛。”诗云：

九江有奇石，跌岱而嵩头。巨灵藐一擘，嵯峣忆三休。屹嵒禀异质，增嶝谁刻镂。（石十二面十峰）百叠天巧尽，九盘猿未愁。阳壁宜产芝，阴崖谅潜虬。危颠方坛结，玉秘金泥修。垂手探杲日，朱轮运沧洲。一尘具一界，妙喜非难求。心欲蹑赤霄，八极皆部娄。（借）况兹对象物，其致一揆收。喋喋分别子，交戈舂其喉。<sup>[5]</sup>

此诗言研山如嵩岱之状，其特征是顶部有一方坛。“九江”一句言研山产出九江，亦即江湖口附近，此石莫非苏轼所言石钟山研山者乎？随后以夸张、想象等极言研山之形，叠石曲山竟有雄健之势，阴阳昏晓而孕神奇之精，日月风光似乎近在咫尺。“一尘”“一揆”句事涉佛典<sup>[6]</sup>，又与齐物思想略同，一尘埃中有一世界，对象外物皆等量可观。“心欲蹑赤霄，八极皆部娄”乃是心

[1] 苏轼《与钱穆父二十九首·十八》，孔凡礼辑校《苏轼佚文汇编》，参见（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六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68页。另有《米黻石钟山砚铭》：“有盗不御，探奇发瑰。攘于彭蠡，斫钟取追。有米楚狂，即盗之隐。因山作砚，其理如贲。”参见《苏轼文集》卷十九，第550页。

[2] （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

[3] 苏轼《与米元章二十八首·十一》：“山研奇甚，便当割新得之好为润笔也。”参见（宋）宋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八，第1779页。

[4] （宋）岳珂：《宝晋英光集序》，（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八。

[5] （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三，第18页。圆括号内为原文小字注。

[6] 《涅槃经》卷第二十三载：“一者，能示一身以为多身，身数大小犹如微尘，充满十方无量世界，如来之身实非微尘，以自在故，现微尘身，如是自在，则为大我……”参见（北凉）昙无讖译，林世田等点校：《涅槃经》卷二十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量极大，以游的态度俯仰天地而解脱出物量大小之分。“部娄”语出《左传》，是为小土山者。<sup>[1]</sup>八荒四极与研山一齐，皆可寄怀神游。“交戈舂其喉”原出《左传》<sup>[2]</sup>，此处或据卢仝《月蚀诗》“安得常娥氏，来习扁鹊术。手操舂喉戈，去此睛上物”句<sup>[3]</sup>，超越分别之观正如去除眼中之翳，还复道眼欣赏研山才可以看分明、得天趣，这是以等量不二的观物态度收尾。此诗由研山之形展开奇幻之笔、齐物之思，转研山自赏自有之物为自适自证之机，极言适性共情、纵游万物的审美思想。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二云：“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sup>[4]</sup>俗者之性带有分别偏染，真性情者廓落世俗执着而发现自己心灵的真感觉。研山之外形可观自我之性灵，此时此地此身中，我与研山相看两不厌、共赏忘自然，宋人性情其在兹乎？

《宝晋英光集》另有米芾研山诗一首：“山砚云时抱，奩书客不传。北窗多异气，正对净名天。”<sup>[5]</sup>此诗“新添见英光帖”，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详说米友仁跋言有两诗而他只见一帖书迹，自述来源：“郑君猷视园之扁，谓笈中尝藏公砚山诗，取而是之，良是曷以得之。盖绍定戊子之四月，因刻以殿英光之帖。”<sup>[6]</sup>某次宴集，他们从米芾旧址中“发现”此研山诗真迹，刻成法帖亦补入别集流传之。米芾研山诗另见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诗曰：“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sup>[7]</sup>是诗缘于抄录，二十年后再记。这两首诗风格近似，皆有往者不可见之感，以当下之境状作结，感慨系之矣。与上文所言长诗相比，两首小诗虽无驰骋之想象，亦有朝暮之唏嘘，这也算是米芾吟咏研山的另一种图景了。岳珂赞曰：“壶岭九华，营是一枝，何异乎持琬琰以易羊皮。砚之不存，而宝此诗，抑类乎舍鱼兔而守筌蹄。不我后先，得于斯是，几席江山庶几见之。”<sup>[8]</sup>此等态度正在我辈：壶岭即研山也，见米芾《书史》自注。<sup>[9]</sup>“易羊皮”句乃用韩愈《送穷文》“携持琬琰，易一羊皮”句<sup>[10]</sup>，是言意指米芾研山与苏轼壶中九华其实并无差别，重要的是“惟乖于时，乃与天通”的独立耿介之志，这也是黄庭坚所称道的“死向千载凛凛常有生气”<sup>[11]</sup>。研山不可见，唯留一二诗，虽有舍本逐末、泥于遗迹之嫌，后人也只能由此类

[1]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部娄无松柏。”杨伯峻注：“部娄，《说文》引作‘附娄’，云：‘小土山也。’”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91页。

[2] 《左传·文公十一年》载：“富父终甥搯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582页。

[3] （唐）卢仝：《卢仝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4] （明）李日华撰，郁震宏、李保阳点校：《六研斋笔记》，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5] （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五，第36页。

[6] 岳珂《米芾研山诗帖》，参见（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7页。

[7] （元）陶宗仪著，武克忠、尹贵友校点：《南村辍耕录》卷六，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83页。

[8] 岳珂《米芾研山诗帖》，参见（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第287页。

[9] 米芾《书史》载：“林希送余诗：‘壶岭公倾银雪水，墨墨犹展玉楼风。’壶岭谓砚山也。”参见（宋）米芾著，韩雅慧点校：《宝章待访录（外五种）》，第44页。

[10] 韩愈《送穷文》，参见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38页。

[11] 黄庭坚《跋颜鲁公壁间题》载：“……廉颇、蔺相如死向千载，凛凛常有生气。曹蜍、李志虽无恙，奄奄如九泉下人。我思鲁公英气，如对生面，岂直要与曹、李争长邪。”参见（宋）黄庭坚著，屠友祥校注：《山谷题跋》卷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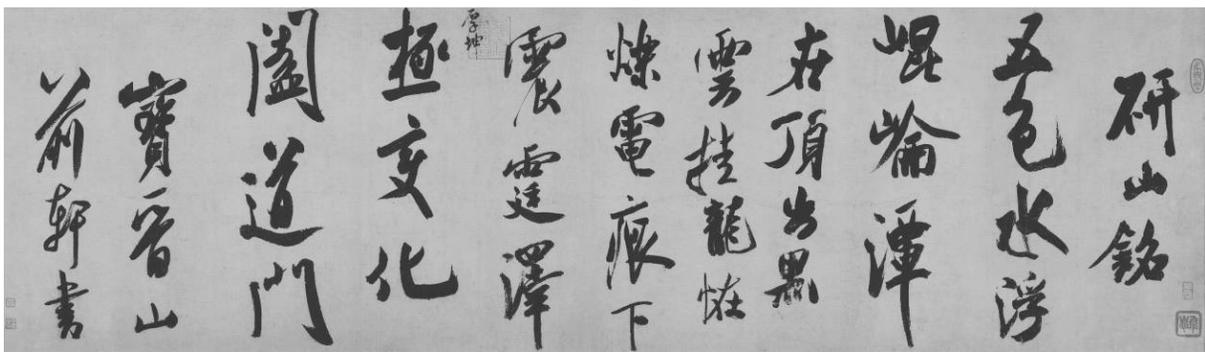


图2 《研山铭》，米芾研山铭手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文献不断追想了。就研山而言，斯人已逝，斯物不闻，斯图难论真伪，斯文散佚或求于他论。米芾在鉴藏与交易后吟咏研山，宣扬并构建了米芾研山这一文化意象；后人亦借助研山的物、图、诗、文，不断收藏、目睹、追忆和重构米芾研山这一文化典故——在这些吉光片羽中，我们可以“拼合”出一段“庶几见之”的心灵史与文化史。

《研山铭》此卷目前多被鉴为真迹，或有异论。<sup>[1]</sup>此铭文可与米芾研山诗同览，所附研山图（存疑）与其他研山图像亦可参证，共同建立一种立体的研山叙述与想象。在文图之间，后之览者可以追想那消失的斯物斯人。《研山铭》（图2）文本为：“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炼电痕。下雷霆，泽厚坤。极变化，闔道门。宝晋山前轩书。”“五色水”有典，昆仑山有五色水<sup>[2]</sup>；而墨分五色<sup>[3]</sup>，或又譬墨水之光泽。“潭在顶”是说研山顶有方坛，研墨在上有如黑云浮空。“挂龙怪，炼电痕”当是形容研山的外形特征，与《研山》诗“屹嶭”“嵒嶷”“阴崖凉潜虬”之语类似，“山不在高，有龙则灵”，当时米芾睹物遐想神龙奇怪、云泽雷电，不觉神游其中自得其乐。末句则言研山虽小而奇绝无穷，寄情心游而赏之不厌，真乃天地至宝、合于自然大道，此即“一尘具一界，妙喜非难求”之意。

“下雷霆，泽厚坤”六字存疑，与著录文本稍异，详见表1。

[1] 王为国《〈研山铭〉真伪质疑》梳理双方争论。参见王为国：《梦庐论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95—113页。另参见易苏昊主编：《米芾〈研山铭〉研究》，长城出版社2002年版；王汉：《宝晋斋藏南唐研山在宋元的流传——兼及研山图》，《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王铁：《辨疑〈研山铭〉（续）》，《书法》2008年第8期；单国强：《米芾〈研山铭〉是否全卷皆伪》，《紫禁城》2005年第2期；王铁：《辨疑〈研山铭〉》，《书法》2004年第7期；杨新：《从文献记载看〈研山铭〉的真伪》，《中国书画》2003年第5期；曹宝麟：《〈研山铭〉为米芾真迹考》，《中国书画》2003年第3期；范曾：《尘埃洗尽辨媿妍——米芾〈研山铭〉辨伪》，《中国书画》2003年第3期；曹宝麟：《米芾研山铭研究》，《收藏家》2002年第10期；丁文父：《关于研山铭所附宝晋斋研山图及宝晋斋研山》，《收藏家》2002年第9期。

[2] 《文选》卷四李善注《蜀都赋》“舒丹气而为霞”：“河图曰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气，上蒸为霞而赫然也。”参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5页。

[3]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参见（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37页。

表1 清代以前研山铭文本著录一览

著录	文本内容	备注
米芾《研山铭》帖	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小字注：厚坤]。极变化，闾道门。宝晋山前轩书。	中贸圣佳2002年秋季拍卖会拍卖，现藏故宫博物院。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	又《研山图》，用黛笔描成，有天池、翠峦、玉笋、方坛、月岩、上洞、下洞等目。铭曰：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泽，极变化，闾道门。宝晋斋前轩书。 <sup>[1]</sup> （笔者案：此则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记录。）	是书卷六：“二十五日，泊虎丘，焙茗于周氏浮光楼。苏人张正甫携卷轴来看，有米元章《研山图》，跋者十数人。张伯雨作缠丝细字，亦佳。跋语杂客谈，不得录。” <sup>[2]</sup> （笔者案：此则在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记录。）
林有麟《素园石谱》卷一	米元章题：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极变化，闾道门。宝晋山前轩书。 <sup>[3]</sup>	[笔者案：是书有万历四十一年（1613）自序。]
汪砢玉《珊瑚网》卷十七	米南宫书研山铭一幅。后书云：宝晋斋前轩书。 铭云：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墨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泽[小字注：阙]，极变化，闾道门。语亦奇丽可诵，余甚爱之，时时仿其笔意，书以示识者。 <sup>[4]</sup>	[笔者案：是书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
张丑《真迹目录》卷一	米南宫真迹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泽，极变化，闾道门。[小字注：后题云宝晋斋前轩书。予于都下见真本及研山图，宋元人题跋甚众，见杨仪《骊珠随录》。 <sup>[5]</sup>	是书写本流传于崇祯年间，乾嘉时鲍廷博首次刊行刻本。 <sup>[6]</sup> 是书卷三：“为笺纸上小图标云《宝晋斋研山图》，并有‘不假雕琢浑然天成’凡十四字，小篆书也。中间标记凡四十八字，用隶古书之。而图写研山用淡墨染成，稍稍有浓墨堆积处，最后通身用淡汁绿烘锁，行笔古劲可爱。其铭文连题识计三十七字，大径二寸，用秃笔疾书，乃晚岁作也。前后有御府之印、绍兴、悦生等图书。惜小米鉴定两行今亡之矣。” <sup>[7]</sup>

[1]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2]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卷六，第379页。

[3] 《素园石谱》卷一—海岳庵研山条，参见（明）林有麟著，李子綦点校：《素园石谱》卷一，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57页。

[4] （明）汪砢玉：《珊瑚网》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7—1038页。

[5] 张丑《真迹目录》卷一，参见（明）张丑撰，徐德明校点：《清河书画舫》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59页。

[6] 韩进：《〈真迹目录〉的编撰及其版本考录》，《山东图书馆学刊》2014年第5期。

[7] 张丑《真迹目录》卷三，参见（明）张丑撰，徐德明校点：《清河书画舫》附录，第706页。

目见研山铭著录不见元人，以明代李日华所记为最先，各本所录基本相同，与今存书帖相比差异有二：1. 铭为“下震泽”，而书帖“下雷霆泽厚坤”多“霆”“厚坤”三字；2. 款为“宝晋斋前轩书”，而书帖为“宝晋山前轩书”，“斋”“山”迥异。另外，《素园石谱》所记少“下雷霆泽厚坤”六字；《丹徒县志》亦少六字，款有“斋”字，另记米友仁跋二行，与今帖相同。据张丑“惜小米鉴定两行今亡之矣”之语可知明末《研山铭》图卷已缺米友仁题跋，而现存《研山铭》实有小米题跋鉴定之句，不知此二行何以“失而复得”。

今《研山铭》书帖颇难“圆满解释”著录差异，今人鉴定已有质疑。<sup>[1]</sup>书帖“厚坤”二字为小字，添字之后全文合辙押韵，但此句语意解释稍繁琐。著录文本均无“厚坤”，据此抵牾可知此二字乃伪，非米芾真迹，当是有清以来添补，否则明代亲见者不会不提及此二字。震泽乃太湖古称，“下震泽”就是直言研山墨池有如太湖，或指此研山产于太湖底，语意明白晓畅。添补者或以为此处句读不通，故添字以叶韵，“厚坤”当出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句，可能是由震字泽字联想《周易》八卦而附庸妄添。《珊瑚网》“下震泽”后有记“阙”，大概察觉此处由三三句式变为三三三句式颇为问题，猜测原文有阙漏之字。更重要的是，张丑《真迹目录》言：“其铭文连题识计三十七字。”是说与今见书帖、图卷之文字一一相合，今帖铭文除去小字“厚坤”后恰为三十七字（含“霆”字）。问题在于，此处言三十七字，但同书卷一所录又是三十六字而不见“霆”字。李日华、汪珂玉所录亦不记“霆”。仅从文本考虑，著录文本“下震泽”自可释意明白，然不能解释阙句叶韵问题；书帖“下雷霆泽”四字不成句，或是有如汪珂玉者仿写其书而笔误顺手写成“雷霆”，或是添字“厚坤”以足成。总之，“厚坤”二字为明代以后添补；“霆”字不见著录，唯张丑提及三十七字而自录又无，存疑；款识处著录书“宝晋斋前轩书”而非“宝晋山前轩书”，当非笔误，甚疑。

据研究，秦皇刻石基本以三句为韵，全文暗合六数之水德。<sup>[2]</sup>由此联想，《研山铭》或亦循此传统，以三句一韵，故可更定为：

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  
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  
下雷霆，极变化，阖道门。宝晋斋前轩书。

前三句乃远观其形，中三句为细审其貌，后三句系夸言其神。如此安排，稍能融通句读文本诸问题，姑且言之。

扬之水《砚山与砚屏》一文记载：“砚山以米芾的故事而叫响，山或有池可以为砚，峰峦夹峙又恰好搁笔，砚山、笔山并无一定，而宋人一片深心尽在于‘山’，至于可为砚、可置笔、可作砚滴，皆其次也。”<sup>[3]</sup>研山的产生逻辑是从石到砚石再发展为研山，但在观物吟赏、把玩神游之时，

[1] 杨新：《从文献记载看〈研山铭〉的真伪》；王铁：《辨疑〈研山铭〉》；等等。王铁《辨疑〈研山铭〉》一文据介绍乃从文献梳理研山铭文本著录，然笔者尚未寻得此旧刊一览，故或有重合，留待经眼再作调整。

[2] 程章灿：《传统、礼仪与文本——秦始皇东巡刻石的文化史意义》，《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3] 扬之水：《砚山与砚屏》，《收藏家》2006年第9期，第38页。



图3 “项子京”铭研山（底面图），上海博物馆藏

其审美过程却是从研山还原到石头，最后想象为山。黄裳《假山》云：“天作乃说真，人作故云假……莫认假与真，外乐聊以借。”<sup>[1]</sup>山之于文人乃是顿放心灵、寄寓情志之处，研山之于米芾等爱石之人亦是“心躐赤霄”之物，就此理而言，研山虽假，奇绝真趣却堪比真山。沿此发展，后来无研墨处的山形石也被称作研山了。上海博物馆藏有“项子京”铭研山（图3）<sup>[2]</sup>，上刻虞集、项元汴、文徵明等题，多处篆书标目，“米芾之印”“宝晋斋”“睿思殿印”“绍兴”印等。此石是否为米芾珍藏难以确定，铭刻抑或为伪造。但从某一阶段开始，当收藏者选择相信、认可和重构自己手中研山所代表的米芾收藏流转脉络叙事，那么“其致一揆收”，此研山与历史中的那个宝晋斋研山就具有相同文化功能与历史记忆。真伪已在其次，递藏者每一处铭刻背后的行为动机、文化心理却是相同相融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研山铭为真，它被米芾刻在某一块研山上，后览者摩挲把玩而想见其人；假如研山铭非真，有某个伪造者牟利作假，或是某个崇拜者书写却因各种差错误认混淆，对于更后之览者而言，对之不断珍赏追忆、层层累积的米芾研山历史叙事亦是另一种形式的“相信”与“真实”。米芾文集中的研山诗、后人记述中的笔记、今存《研山铭》和“项子京”铭研山等皆有特殊意义：真迹试图还原历史当初的原境，非真迹与层累物亦可还原历史沿途累积的风景。

## 二、经典谱系：研山图式的追认与叙事

研山铭文早已脱离历史原境与创作初衷而具备文本独立性，它为研山实物而作，但实物不可见，也就间接隶属于“笔想成图”的研山图。研山图著录最早见于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刻研山图，又记：“此石是南唐宝石，久为吾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见。每同交友往观，亦不出示，绍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笔想成图，仿佛在目，从此吾斋秀气尤不复泯矣。崇宁元年八月望，米芾书。余二十年前，嘉兴吴仲圭为画图，钱唐吴孟思书文，后携至吴兴，毁于兵。偶因清暇，默怀往事，漫记于此。”<sup>[3]</sup>陶宗仪曾目见米芾一研山图及文：文中说有一研山被薛绍彭易去而珍藏之，绝不示；米芾不得再见，于是“笔想成图”，追忆并意摹此石形

[1] 黄裳：《假山》，《全宋诗》第十六册，第11018页。

[2] “项子京”铭研山，尺寸：连座高32厘米，长30厘米，宽13厘米。质地：灵璧石。现藏上海博物馆，网址：<https://www.shanghaiuseum.net/mu/frontend/pg/article/id/CI00004551>。

[3]（元）陶宗仪著，武克忠、尹贵友校点：《南村辍耕录》卷六，第83—84页。



图4 《宝晋斋研山图》，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刻，四部丛刊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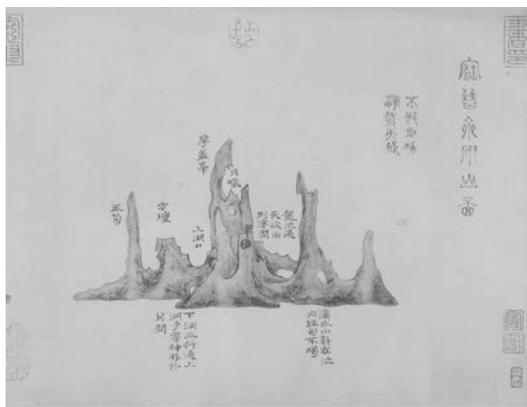


图5 《宝晋斋研山图》，米芾研山铭手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6 《宝晋斋研山图》，林有麟《素园石谱》卷一绘，明万历刻本

神。值得注意的是，米芾自言“从此吾斋秀气尤不复泯矣”，是将此图视同研山的化身，秀气神逸等同无二。换言之，他当时就已经在做研山“重建”工作了。陶宗仪自言二十年前吴镇画图而吴叡书文<sup>[1]</sup>，语焉不详。不知道这是在说两人临摹米芾所画图文，还是说两人根据记载创作研山图文，亦不说明米芾原图流传情况。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重建”的图文毁于兵乱，陶宗仪于二十年后漫记传刻而成今日面目，书中所附《研山图》（图4）是陶宗仪据吴镇所画默记所绘。

今藏《研山图》（图5）与陶宗仪书中刻图基本一致。《研山图》即如张丑所言：“《宝晋斋研山图》，并有‘不假雕琢浑然天成’凡十四字，小篆书也。中间标记凡四十八字，用隶古书之。而图写研山用淡墨染成，稍稍有浓墨堆积处，最后通身用淡汁绿烘锁，行笔古劲可爱。”陶图

[1] 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善绘画。参见卢勇编著：《元代吴镇史料汇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吴叡，字仲思，工翰墨。参见（明）刘基：《吴仲思墓志铭》，（明）刘伯温著，林家骊校点：《刘伯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

为楷书刻字且下洞口所书作“余”而非“予”字，图像造型基本一致。随后，明万历年间林有麟《素园石谱》所刻《宝晋斋研山图》（图6）又基本合于陶图造型，题名通用小篆，多标“天柱”一处，解说用楷书且“余尝神游于其间”句改为“可神游其间”；至于研山铭文本则附录于“海岳庵研山”一条。同在万历年间刊刻的高濂《遵生八笺》研山条有“灵璧研山”，造型隐约与陶图相似而有偏差，似是陶图旋转视角从偏左视角观察，文曰：“山色淡青，峰峦四起……下有元章二字。”<sup>[1]</sup>山色淡青乃是形容此研山之石色偏青，由此可以猜想张丑所见“淡汁绿烘锁”的《研山图》中山色微青应该也是逼真描摹，都注意到此类灵璧石质地颜色。元代的陶宗仪研山刻图当是这一系列现存图像的最早模版，由此衍出明清以来若干研山图。

《研山图》或以为出于陶宗仪之手<sup>[2]</sup>，然私以为龚开更有“嫌疑”。研山图著录有元代顾瑛编《草堂雅集》载张雨诗《研山图》：“南宫米老书无敌，同盟亦有薛河东。研山自昔怀清赏，石友令人拜下风。绝顶方坛承露洁，游神空洞与天通。平生古学龟城叟，一一题诗取次工。”并有小注“淮阴龚圣予题十诗于上”。<sup>[3]</sup>诗中所言方坛承露、神游仙洞之语正是陶图所标“下洞三折通上洞，余尝神游于其间”的诗化。是诗又见明代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张伯雨题米元章研山图云……又题拜石图云……”<sup>[4]</sup>“又题”者意似指研山图、拜月图为合卷。<sup>[5]</sup>二诗并见《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四部丛刊景钞元刻本），今点校本补录而无以上两处细节信息。<sup>[6]</sup>《无梦园初集》紧接又录龚开八处题名之诗，按语极其关键：“按南宫研山有峰洞几八处，龚翠岩临画之，题诗

[1] 高濂《燕闲清赏笺中卷》研山条，参见（明）高濂著，赵立勋等校注：《遵生八笺校注》卷十五，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页。

[2] 曹宝麟说：“于是我怀疑本图很可能是陶氏‘默怀’的作品，要之，它从气息上至少可以断至元代末年。”参见曹宝麟：《米芾研山铭研究》。

[3] 张雨《研山图》载：“淮阴龚圣予题十诗于上：南宫米老书无敌，同盟亦有薛河东。研山自昔怀清赏，石友令人拜下风。绝顶方坛承露洁，游神空洞与天通。平生古学龟城叟，一一题诗取次工。”参见（元）顾瑛编：《草堂雅集》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55页。

[4] 原文：“张伯雨题元章研山图云：‘南宫米老书无敌，同盟亦有薛河东。研山自昔怀清赏，石友令人拜下风。华盖天坛承露洁，月岩空洞与天通。绝怜古学成叟，一一题诗取次工。’又题拜石图云：‘一代清狂海岳老，世间簪履更须论。却怜种放樵夫拜，不到奇章宰相门。’按南宫研山有峰洞几八处，龚翠岩临画之，题诗曰：‘玉枢承宝盖，清气开天门。雨露在其下，何妨草木蕃。（右华盖）’‘空岩挂满月，万古光不磨。直须端正看，始得见山河。（右月岩）’‘有笋如削玉，可表君子林。箨龙倘倾日，未容不虚心。（右玉笋）’‘万丈极空澄，一泓费收敛。若作有物看，定自觉幽险。（右龙潭）’‘举头看突兀，尺度极高峻。翠色常照人，定知根地润。（右翠峦）’‘云雨受呼吸，猿猱断扳缘。岂无逃形者，去来小有天。（右上洞）’‘哆如木瓢唇，弁如土囊口。虎豹无定居，风雷有时吼。（右下洞）’‘方坛耿天界，欲上疑天路。白鹤不归来，高秋敞风露。（右方坛）’（元章志林）”参见（明）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干集三北固山记迹二，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第4417—4419页。

[5] 倪谦《书研山图卷后》载：“此卷有米颠研山图及其所自述，后图拜石事并系论说，又图马式并述。滕困学所记则梅花道人也。米颠之书似与后笔相类，岂皆出于梅花欤？最后有即之孔子则亲笔也。黄门司马先生出以示予，一展玩间获见四贤之高致，宣传好事用广见闻。”参见（明）倪谦：《倪文僖公集》卷二十四，明弘治六年（1493）刻本，第732页。倪谦所见研山图并拜石图，与张雨所题图卷组合可能为一。他怀疑米颠之书与梅花道人吴镇笔记相似，实难论定，盖因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即言吴镇所画研山图毁于兵乱，他所见者可能是吴镇临摹研山图时在原本上所写笔记亦未可知。

[6] 张雨《题元章研山图》《题拜石图》，参见（元）张雨著，吴迪点校：《张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20、284页。

曰……”龚圣予是为宋末龚开，字圣予，号翠岩，又号龟城叟，善画，与时人多有交往。<sup>[1]</sup>揣摩其意，可知龚开曾经“临画”米芾研山实物并题诗于上，龚诗所言研山诸标目与今存《研山图》所题一致。和吴镇曾经画过研山图一样，作为丹青妙手的龚开在朋友处看过研山实物而绘制研山图的可能性非常大。

宋末元初，研山实物重新出现。周密《云烟过眼录》载：“米氏研山，后归宣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觉民家。”<sup>[2]</sup>他当时就听说米芾研山收藏于戴觉民家，但未亲见。揭傒斯《砚山诗》并序：“……在唐已有名，后归于李后主。主亡，归于宋米芾元章，刻其下，述所由来甚详。宋之季，归于天台戴运使觉民，后又归其族人。宰相贾似道求之，弗与。携持兵乱间，寝处与俱，乃获全。大都太乙崇福宫张真人，本戴氏子，今年春贻书得之，请予赋诗。”<sup>[3]</sup>张雨《次韵虞奎章怀秋泉真人短歌赠其从子戴士安元章研山其家所宝》<sup>[4]</sup>、赵孟頫《张秋泉真人所藏研山》<sup>[5]</sup>亦证之。可知当时戴士安家藏米芾宝晋斋研山已为揭傒斯、张雨等人所知甚至亲见，而龚开就是在此时依照米家研山实物而临画绘图，张雨遂题诗于此。而这正好合于李日华所言“张伯雨作缠丝细字，亦佳”之语。张雨卒后，陶宗仪仅二十多岁，又元末兵乱，多年后方才追忆默记所画研山不可能有张雨题跋，明人所见之图物不当是陶宗仪一辈所画。

在元代以前铭、图未见著录。《宝晋斋研山图》被鉴定为伪，非米芾真迹，它与铭文合卷而为一整体而成为后人想象、追忆米芾研山的构建之物。不论张雨、揭傒斯题诗还是龚开、陶宗仪（吴镇）录图，诸人均未提及研山铭文本。南宋楼钥诗序言：“下米元章题云：唐弘文馆校书李群玉有诗，南唐李重光故物也。”元代揭傒斯诗序亦言：“元章刻其下，述所由来甚详。”相隔百年之人都目睹此石底部铭刻而没有提到所谓研山铭，可知不论研山铭文本从何处来，它都未曾刻于宝晋斋

[1] 龚开其人，参见刘中玉：《中华图像文化史（元代卷）》第四章，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版。

[2] 周密《云烟过眼录》，参见（宋）周密著，杨瑞点校：《周密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周密《志雅堂杂钞卷》又言：“米氏研山后归宣和御府，闻今在台州一大家戴氏，极珍秘，不可见矣。”

[3] 揭傒斯《研山诗》载：“山石出灵璧，其大不盈尺，高半之。中隔绝涧，前后五十五峰。东南有飞磴横出，方平可二寸许，凿以为砚，号曰砚山。在唐已有名，后归于李后主。主亡，归于宋米芾元章，刻其下，述所由来甚详。宋之季，归于天台戴运使觉民，后又归其族人。宰相贾似道求之，弗与。携持兵乱间，寝处与俱，乃获全。大都太乙崇福宫张真人，本戴氏子，今年春贻书得之，请予赋诗，其辞曰：‘何年灵璧一拳石，五十五峰不盈尺。峰峰相向如削铁，祝融紫盖前后列。东南一泓犹可爱，白昼玄云生霏雾。在唐已著群玉赋，入宋更受元章拜。天台澗洞云海连，戴氏藏之余百年。护持不污权贵手，离乱独与身俱全。帝旁真人乘紫霞，尺书招之若还家。阴崖洞壑寒谿研，宛转细路通褒斜。昆仑蓬莱与方壶，坐卧相对神仙居。硬黄从写黄庭帖，汗青或抄鸿宝书。秦淮咽咽金陵道，此物幸不随秋草。愿君谷神长不老，净几明窗永相保。’”参见（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4] 张雨《次韵虞奎章怀秋泉真人短歌赠其从子戴士安元章研山其家所宝》载：“曾见研山如见画，苍龙一泓在其下。真人气岸雄且坚，此石精英可方驾。掉三寸舌帝者师，入不言兮出不辞。手把琼芳迎太乙，江南草木回春姿。更借龙泓涓滴水，天藻亭中笔新泚。题诗何必见安道，从子风流政如此。”参见（元）张雨著，吴迪点校：《张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126页。

[5] 赵孟頫《赋张秋泉真人所藏研山》载：“泰山亦一拳石多，势雄齐鲁青巍峨。此石却是小岱岳，峰峦无数生陂陀。千岩万壑来几上，中有绝涧横天河。粤从混沌元气判，自然凝结非镌磨。人间奇物不易得，一见大叫争摩挲。米公平生好奇者，大书深刻无差讹。傍有小研天所造，仰受笔墨如圆荷。我欲为君书《道德》，但愿此石不用鵝。巧偷豪夺古来有，问君此意当如何？”参见（元）赵孟頫著，黄天美校：《松雪斋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研山底部。宋元研山及研山图流转颇为复杂<sup>[1]</sup>，元代《研山铭》不为时人提及且未与研山图合卷，如今所见的《研山铭》图、卷相合已经是元代以后的“重建”工作。这种事关“米芾珍赏”的追忆与重建本身就值得思考，图与文之间、物与名之间研山是如何在历史流传过程中被确认、变形和重塑？一件确定之物在流传中发生如此偏差，那么所谓真相与实录可能也是一种被选择的历史、层层累积的“真实”。且举若干例子稍作延展。

王士禛《居易录》亦叙朱彝尊藏研山之历史脉络<sup>[2]</sup>，他据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言，并指明朱彝尊家藏研山正是宝晋斋研山，有华盖等标名、“宝晋斋”篆字、“襄阳米氏世珍”印。换言之，他相信吴镇画、陶宗仪默录《宝晋斋研山图》的准确性，并在比较实物与刻图后发出“宛然皆具”的欣喜之叹。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七又言：

南唐李主研山，后归米元章。米与苏仲恭学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岳庵地，宣和入御府，事详《避暑漫钞》。后又四百余年，不知更易几姓，而至新安许文穆（国）家，已而归嘉禾朱文恪（国祚）。予戊辰春从文恪曾孙检讨彝尊京邸见之，真奇物也。检讨请予赋诗，既为作长句，又题一绝句云……后二年复入京师，则研山又为昆山徐司寇购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sup>[3]</sup>

此处又相信《避暑漫钞》亦即蔡條《铁围山丛谈》所记的历史叙述。两则材料抵牾，米芾与苏家交易研山者为海岳庵（以交易条件命名），米芾与薛绍彭交易研山者为宝晋斋（以自己斋号命名），因暂未见米芾自述或宋人记载命名事，此二名或非米芾本意但确实有此二研山是毫无疑问的。明末许国谥号文穆，朱国祚谥号文恪，王士禛乃是将许国—朱国祚—朱彝尊—徐乾学这一收藏脉络接续追溯到元人确立的历史叙述，虽自相混淆却给出了清人收藏流传脉络。“检讨请予赋诗”，可知朱彝尊十分珍赏家藏的这块研山，并有意识地号召王士禛等友朋作诗唱和<sup>[4]</sup>，不断宣扬名气，可以说这既是朱彝尊家族内部的文化收藏史构建，又是米芾珍藏研山的历史重述。《宝晋斋研山》诗中，周筮有句：“君家藏四叶，冷光古益黜。”朱彝尊对曰：“且以娱寂寞，岂复论铢铉。”<sup>[5]</sup>四叶，四世也，自朱国祚至曾孙朱彝尊，研山家藏已四世，面对友人对这一家族传承之物

[1] 王汉：《宝晋斋藏南唐研山在宋元的流传——兼及研山图》；丁文父：《关于研山铭所附宝晋斋研山图及宝晋斋研山》等。

[2] 王士禛《居易录》卷六载：“米海岳研山是南唐宝石，其图及得失始末具陶南村《辍耕录》第六卷中。初为‘宝晋斋’物，薛绍彭易之。元章诗云：‘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频泪滴。’因笔想为之图。元梅花道人吴仲圭又画砚山图。《癸亥杂识》云：‘米氏研山，后归宣和御府，流落台州戴氏家。’此石今在朱竹垞太史所，所谓华盖峰、月岩、翠峦、方坛、玉笋、上洞、下洞（下洞通上洞）、龙池诸胜宛然皆具，上有‘宝晋斋’三篆字及‘襄阳米氏世珍’印。”参见（清）王士禛：《居易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5页。

[3] （清）王士禛：《钦定四库全书：香祖笔记2》，中国书店2018年版，第12—13页。

[4] 王士禛《米海岳研山歌为朱竹垞翰林赋（许文穆公故物，后归朱文恪公）》《再题研山绝句示竹垞》，参见（清）王士禛著，（清）惠栋、金荣注，官晓卫等点校整理：《渔洋精华录集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259—1263、1263—1264页。

[5] 朱彝尊、周筮联句《宝晋斋研山》，参见（清）朱彝尊著，王利民校点：《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的赞赏，朱彝尊以自娱寂寞、不涉金银的态度应之。但有趣的是，王士禛两年后（1750年）再去朱彝尊家却发现他已经将这块传家研山卖给了徐乾学，岂复娱寂寞，今已论铢锱。聚合流散，岂太速乎？

翁方纲持所谓宝晋斋研山，又从友人处得海岳庵图摹本，合诸书记载加以比较，于乾隆庚戌年（1790）作《宝晋斋研山考》，指明王士禛混淆之误，详言本末：“其与苏氏相易者，归宋内府后，又归天台戴运使觉民，至元朝又归于大都太乙崇福宫张真人。今则久不见于著录，不知何存矣。其与薛氏相易者，至前明归于新安许文穆，又归秀水朱文恪，至国朝康熙戊辰犹在朱氏。”<sup>[1]</sup>其实此语仍有问题，上文有言张雨、龚开题诗临画，所作针对有华盖等标目之宝晋斋研山者，是则戴氏所藏与陶宗仪所录、朱彝尊所藏应是一物。重庆博物馆即存翁方纲、罗聘等《合作研山图》<sup>[2]</sup>，三组图皆绘宝晋斋研山，与陶宗仪刻图、今存《研山图》大体一致。唯有一背面图有“宝晋斋”三篆字及米芾珍赏印，此即翁方纲用以印证合于王士禛记述之处。丁文父《关于研山铭所附宝晋斋研山图及宝晋斋研山》一文对此有所质疑，以为翁方纲并未考虑铭刻真伪问题。<sup>[3]</sup>具体真伪难以说清，此处且从母题图式范畴另作思考。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提出图像分析三层次，分别针对风格史、类型史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历史，图像志分析即侧重于第二重的程式与主题构成的图像寓意世界。<sup>[4]</sup>研山图的具体部件分析，如标目、峰数、笔墨等，属于前图像志描述阶段，但却不适合此研山图，因为此类图像均是指示同一物，故以形肖为第一，其余笔墨技法不甚重要。各图之间极为相似，多是据陶宗仪刻图模版辗转相因。亲见宝晋斋研山实物加以图绘者极少：陶图本身即是一种默记追忆而非实录，亲见研山者有龚开临图暂未见之，翁方纲等所据研山又恐作伪，宋元以来米芾研山太过著名遂多有据陶图仿制者。此亦有例，如近年拍卖“明米芾研山铭石形铜研山”“清王寅款灵璧石砚山”等<sup>[5]</sup>。总之，这些真伪不定、陈陈相因的图式类型都意图指向同一个对象：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米芾研山。作伪者想要牟利，遵循元人的叙述话语加以仿制；收藏者想要拟古，选择接续数百年间“不知更易几姓”的研山流转史；好事者不断追慕，相信并宣扬这一“传说”中的米芾研山。名实脱略，实物不见而名声不断层积愈显。葛兆光言：“所谓‘统’，其实只是一种虚构的历史系谱。怀有某种可能很崇高的意图的思想家们把在‘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又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一些经典、人物或思想凸

[1] 翁方纲《宝晋斋研山考》又言：“予自壬辰岁，门人谢蕴山出守镇江，托其访此石，并觅好手与海岳庵共写为图，讫未得遂。从晤吴门陆谨庭，知有所藏瓜畴海岳庵图，诺为摹本。至今年春，谨庭始以摹本寄来，适友人又以孙雪居所临海岳庵卷来。予倩两峰罗君并摹为轴，而恰得见此研山，亦一异也。予乃合诸书考之，始知研山有二，皆出于南唐，归于米老宝晋斋，而一为薛绍彭道祖所易，一为苏仲恭之弟以庵基相易，二石判然，不可强合……”参见（清）翁方纲：《复初堂文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09—618页。

[2] 清罗聘、朱本合作研山图，翁方纲小字隶书宝晋斋砚山考及宝晋斋砚山图，研山拓本合装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网址：<http://www.3gmuseum.cn/web/cultural/toOneCultural.do?itemno=4028808a5e3b12de015e3b22ed940000&itemsonno=4028808a5e3b12de015e3b2c79340003&relicno=5095>。

[3] 丁文父：《关于研山铭所附宝晋斋研山图及宝晋斋研山》，《收藏家》2002年第9期。

[4] [美]潘诺夫斯基著，戚印平、范景中译：《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3页。

[5] 明代米芾“研山铭”石形铜研山，见中鸿信2018年春季拍卖会；清代王寅款灵璧石砚山，见匡时2017年春季拍卖会；此类仿制研山还有不少。



图7 李宗颢等《芾山亭书画合璧卷并宋宝晋斋三十二夫容砚山图卷》，  
中贸圣佳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显出来，按时间线索连缀起来，写成一种有某种暗示性意味的‘历史’，并给这种‘历史’以神圣的意义，来表达某种思想的合理性与永久性，于是，就构成所谓的‘统’。”<sup>[1]</sup>对于米芾研山而言，后之来者想要构建一种特殊的谱系，譬如从米芾到戴觉民，从许国到朱彝尊，他们通过收藏、记录、观看、刻图、题诗等方式，不断体认这一谱系并强化宝晋斋研山这一经典形象的神圣与合理。研山图式重复雷同，正因此理，清代汪鋈《研山图》、近代黄宾虹《研山图》<sup>[2]</sup>即是此等谱系与图式的历史延续与再次认同。

又有两幅非宝晋斋研山图式的研山图可堪玩味，虽属于研山图，却有另一种历史叙事。普天研山图，非尽宝晋斋，在宝晋斋研山图这一主流谱系之外，还有其他米芾研山图像。清末李宗颢<sup>[3]</sup>于虎丘地摊买回一块研山并发现米芾、项元汴等款铭，判断这是米芾“芙蓉”研山并珍宝爱之，加以图绘。李宗颢及友人作《芾山亭书画合璧卷并宋宝晋斋三十二夫容砚山图卷》（图7）<sup>[4]</sup>，“夫容”即“芙蓉”也。高伯雨《听雨楼丛谈》有文《李宗颢与灵璧石研山》录其《宝晋斋三十二芙蓉砚山记》全文，特据图卷有落款时间者汇成表2。

表2 《芾山亭书画合璧卷并宋宝晋斋三十二夫容砚山图卷》题款时间一览

题签：宋宝晋斋三十二夫容研山图咏第二卷	庚申四月装成，愤石记。（1920年）
拓本铭文	光绪甲辰十月，萧弇识。（1904年）
图绘	丙午十有一月，萧弇画并题。（1906年）
图绘	芾山亭图。乙巳仲冬仿鹿床意，写呈萧弇先生法家教正，弟张上夔。（1905年）

[1] 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文史哲》2006年第3期，第49页。

[2] 汪鋈《研山图》，见匡时2006年春季拍卖会；黄宾虹《研山图》，见香港苏富比2016年春季拍卖会。二图俱见雅昌拍卖网，网址：<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39230380/>；<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55062724/>。

[3] 《上海图书馆藏人物文献选刊·煮石年谱》介绍：“李宗颢（1862—？），原名继鑫，字煮石，号邵斋等，道号永颢，广东南海（今属佛山）人。喜治金石目录之学。”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人物文献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2—93页。

[4] 李宗颢等《芾山亭书画合璧卷并宋宝晋斋三十二夫容砚山图卷》，中贸圣佳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网址：<http://www.sungari1995.com/?pro/id/13288.html>。

(续表)

图绘	芾亭赏石。丁巳春日，萧堪先生嘱绘，寿田时年六十有九。（1917年）
题签：宋宝晋斋三十二夫容研山图咏卷	光绪丁未十有二月重装于渝州，愤石记。（1907年）
《宝晋斋三十二芙蓉砚山记》	丁酉十一月上浣南海李宗颢记。（1897年）

由图卷、自记、高伯雨文可知，李宗颢于光绪丙申（1896）五月路过虎丘发现并买回芙蓉研山，携之京城又归于故里，次年建“三十二芙蓉山馆”“芾山亭”，为石画图并拓底铭，并作研山记；二十载间先后邀好友题写作画、自题重装；其死后研山、图卷方流散出去。他根据研山各处标目、“宝晋斋三十二芙蓉芾”铭、项元汴底铭，认为此石由米芾至赵孟頫、项元汴终至己手。他说：“呜呼，米海岳物至于今七百八十有余岁矣，宝晋遗迹，散亡殆尽，独此拳石，历数浩劫而岿然犹存，若有神物占护之者，岂海岳一生精气所感注有不可泯灭耶？抑天怜余爱山成癖，故留奇供以慰寂寞欤？不然，何不先不后，适归于余也。”独留此石、天赐于我之语体现其强烈的自我构建意识，米芾研山还有宝晋斋研山，此石只是于地摊巧合发现，况且真伪未可论定，但是他却忽略伪造可能，坚信此石乃是天赐真物，并通过一系列行为强化其米芾研山之“统”，跳过了宋元以来宝晋斋研山等历史叙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石真伪已属次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传承有序观念、追忆体认意识。

李宗颢视所得芙蓉研山为天赐，利用题跋、铭刻、拓片、图绘、钤印、诗文等形式建构起自己的芙蓉研山谱系。研山流转八百年而终至己斋，颇有“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朱熹《中庸章句》序）的文化使命感与传统体认感。这可为宝晋斋研山及图卷这一主流历史叙述作一典型旁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铭刻图绘等珍藏构史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思考后之来者是如何面对经典、回应历史、塑造现实的。《研山记》自言绘图漫记，“置行匣以自随，俾暇居日开卷怡神”，他和米芾一样睹图像而思研山。高伯雨回忆绘图“装为一册，遍请令人题咏，今为广州卢子枢画师所藏”（今者1962年撰文时），并言芙蓉研石收藏脉络（李宗颢—陶剑秋—李尚铭—冯己千—何曼菴）。<sup>[1]</sup>研山今或仍在香港，图卷已出现于2019年春季拍卖会。与《研山铭》图卷一样，此图卷亦成为研山的“化身”，象征着研山的存在意义与米芾珍赏的典范谱系，其中亦有一段被塑造和建构的“心灵史”。

日本富冈铁斋《研山图》（图8）<sup>[2]</sup>则是另一种叙述逻辑，应是基于《素园石谱》“苍雪堂研山”图而画。该图写有“苍雪堂研山”及研山铭文本，第一反应是富冈铁斋居然选择研山铭文本题录于此处，该铭难道不是指宝晋斋研山？如上文所述研山铭文本著录一览，是铭多与宝晋斋研山图

[1] 高伯雨《李宗颢与灵璧石研山》（一九六二年七月廿二日），参见高伯雨：《听雨楼丛谈》，香港南苑书屋1979年版，第30—34页。

[2] 富冈铁斋《研山图》，纸本墨画，1914至1924年间，释文：苍雪堂研山。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极变化，阖道门。米襄阳诗。铁斋写。中贸圣佳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网址：<http://www.sungari1995.com/?pro/id/13992.html>。



图8 富冈铁斋《研山图》，中贸圣佳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合卷相配，唯《素园石谱》记研山铭在海岳庵研山、苍雪堂研山条之后。历史上书画的重装错置不胜枚举，文献抄录误收别录的例子亦不在少数，今天出版的赏石书籍更有不少将研山铭文本视为苍雪堂研山而题<sup>[1]</sup>。那么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不同文献的指向性与同一性，或许著录记载的相关文献的叙述逻辑并非权威可靠、牢不可破。

试看此图，富冈铁斋以浓淡干湿笔墨描绘苍雪堂研山之山势轮廓、石质肌理，颇为写意。除其题跋之外，最明显特征就是研山左侧第二峰孔窍，他写一圆圈表示之，似是而非。此中可见写意与工笔、刻图与手绘之差别，或可由此思考其他研山图手绘与否、画艺高低。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言上海博物馆藏“孙克弘（雪居）作苍雪堂研山图卷”<sup>[2]</sup>。孙克宏为林有麟父辈交，此图卷或为《素园石谱》图绘模版，孙田亲见上博藏孙克宏《云林石谱图卷》（首卷即苍雪堂研山图，与刘著所言应是一件）并有临摹比较（图9）<sup>[3]</sup>，孙田认为《素园石谱》不同图像来源媒介之间的转换具有“再媒介”特点，是“一种万历后期的视觉现代性”。<sup>[4]</sup>“再媒介”这一说法也可用来描述相似图式、不同媒介、异时异地的研山图式，不同媒介的研山图式、文本、记忆都指向米芾珍藏之研山这一被“大写”的经典。变的是世殊事异、物是人非，不变的是对米芾研山文化谱系的不断想象与追认。自孙克弘图绘至林有麟刻图又至富冈铁斋新绘，这又是一小范围的研山图像谱系。富冈铁斋选择将研山铭著录文本、苍雪堂研山旧名、苍雪堂研山图式自绘进行组合，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研山文化叙述。与主流之宝晋斋研山图、李宗翰芙蓉研山图相比，富冈铁斋此举多了些“异域”特质，合于传统又自成一脉。

[1] 寿嘉华主编，雷敬敷编著：《赏石与艺术》，地质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9页；张训彩编著：《灵璧石史话》，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张金岭、巩杰编著：《观赏石鉴赏》，地质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3页；等等。

[2] 刘九庵编著：《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3] 《素园石谱》苍雪堂研山与孙克弘《云林石谱图卷》第一石（孙田临本）比较，参见孙田《林有麟〈素园石谱〉研究》图9，范景中、曹意强、刘赦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XXI、XXII》，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2页。

[4] 孙田：《林有麟〈素园石谱〉研究》，范景中、曹意强、刘赦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XXI、XXII》，第580—5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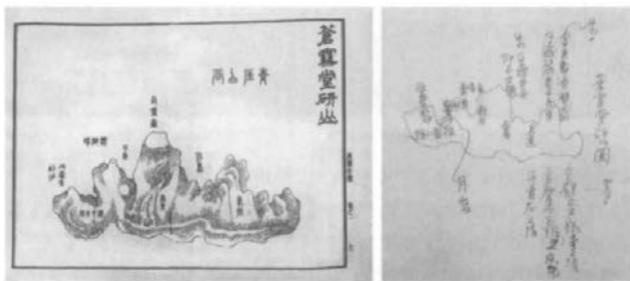


图9 《素园石谱》苍雪堂研山与孙克弘《云林石谱图卷》第一石（孙田临本）比较，孙田《林有麟〈素园石谱〉研究》附图，参见孙田《林有麟〈素园石谱〉研究》

## 结 语

砚石之于宋人，入诗入画入收藏。一块好的砚石每每引得文人称道。郑樵《通志·图谱略》载：“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sup>[1]</sup>妙哉是言，图文之间，一目了然，实是治学要易。《文苑图》<sup>[2]</sup>乃言文士之风雅生活，画中人可谓“想天人之际”，宋徽宗题签为“韩滉文苑图”，今人徐邦达考证为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残卷<sup>[3]</sup>，这才纠正这一“误读”的历史记忆，但它已经从残卷片段独立出来许久。此图右侧有一童子研墨，将此片段摘出放大，观者才会注意到立石（赏石）上的砚台研墨（砚石）这一细节。从此图可思考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片段可以在整体破碎之后作为代表和象征而残存，甚至可以脱离历史原境获得新的被重构的历史意义。此处所做努力即是想要梳理和讨论米芾研山的原本历史文化与后人追忆体认的建构行为，两者各有意义，又相互交织。由此，我们可以试着去描绘研山之于宋人的文化生活图景并回答宋人是如何题咏、欣赏、追捧砚石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对经典叙事的权威性加以反思，名人的权威强化了话语权，无意之间、有意忽略或者刻意篡改等又影响了文化叙事的真实性，但其背后更真实可靠的是他们的心灵与情感。后之来者利用写诗作文、绘图题刻等方式不断强化米芾研山这一文化脉络，并将自己也融入其中。

或许我们无法真正还原米芾及其研山的更多细节，亦不能拿后世“重建”成果当作历史原境，但就是在这历史破碎与变形的过程中，重建与还原“重建”的过程中，有一层历史底色隐约可见——米芾把研山经典化，后人把米芾之研山经典化。试作一图《米芾研山藏鉴史图略》（图10），横线上为朝代及收藏者，横线下为主要文献记载及构史形式<sup>[4]</sup>：研山石物的递藏与失传、研

[1] 郑樵《通志·图谱略·索象》，参见（宋）郑樵：《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29页。

[2] 周文矩《文苑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网址：<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4572.html>。

[3] 徐邦达：《琉璃堂人物图与文苑图的关系》，《美术研究》1979年第2期。

[4] 《铁围山丛谈》中与苏仲恭之弟交易的海岳庵研山标记为红色三角符号，《南村辍耕录》中与薛绍彭交易的宝晋斋研山标记为黄色方形符号，《铁围山丛谈》曾提及且李宗颢购买的美蓉研山标记为蓝色菱形符号，三符号故均置于象征流传脉络的线段之外，盖因其他材料不能确凿归指于三块研山，互有混淆错认。此图更加重要的是不同材料的构成形式、创作时间与因袭关系，由此可以思考历史演变中事实与记忆的变形与重构。



图10 米芾研山藏鉴史图略, 笔者自绘

山诗文的吟咏与叙述、研山笔记的记载与追忆、研山图铭的出现与著录等都在不同时地以各自方式共同“叙述”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研山故事。如今《研山铭》图卷拍卖、争辩、研究等活动则又成为当代意义的研山“重构”，或可谓专家鉴定证史、拍卖图录证史、研究论文证史。当代又有一歌曲《研山图》，有“超然狂傲”“疯癫痴狂”“找寻一个”等歌词<sup>[1]</sup>，此类重构确已脱离传统的米芾研山文化叙述。值得思考的是，在更广义的文化史范畴，焉知这一“找寻一个”的新型“研山”不能成为新的谱系与传统？毕竟，不论今古，我们都是找寻传统、试图接续的后之来者。在不断追忆、还原、重构米芾研山的历史经典谱系的过程中，真实不虚的是后之览者对于米芾珍赏与宋人研山这一赏石风流的推崇之意与追慕之举，证史之时亦成为新的历史。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1] 陈粒：《研山图》（手游《天龙八部》江湖行酒令系列歌曲），见网易云音乐网站，网址：<https://music.163.com/#/song?id=528116799&market=baiduqk>。